

從《撒哈拉歲月》英西兩譯本註釋 分析翻譯策略

古孟玄*

摘 要

2021年對於三毛（1943-91）的讀者而言是特殊的一年，三十年前三毛在醫院結束自己的生命，離開這個世界。三毛因為翻譯而有更多的讀者，除了華語圈之外，人口最多的西語和英語世界，都在這幾年出版了三毛小說的翻譯。本文將比較《撒哈拉歲月》英西語僅有的兩版本：由 Bloomsbury 於 2019 年出版的 *Stories of the Sahara*（由 Mike Fu 傅麥翻譯），以及拉塔（:Rata_）於 2016 年出版的 *Diarios del Sáhara*（由 Irene Tor Carroggio 董琳娜翻譯）。從韋努迪（Venuti）譯者隱形的理論出發，透過奈達（Nida）及紐馬克（Newmark）將西譯本及英譯本的註釋分類，並進行量化及質性的剖析，確認兩譯本的翻譯策略，藉此說明兩者與英西翻譯中註釋應用的傳統是否吻合。

關鍵詞：三毛，註釋，翻譯策略，隱形，文化範疇

* 本文 110 年 5 月 6 日收件；110 年 10 月 13 日審查通過。

古孟玄，國立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系教授 (elenaku@nccu.edu.tw)。

Analyzing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the English and Spanish Editions of *Stories of the Sahara* through Annotations

Meng-hsuan Ku*

ABSTRACT

2021 marks a special year for the readers of Sanmao (1943-91), who ended her own life in a hospital thirty years ago. More and mor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become Sanmao's readers thanks to the translation of her work. In addition to Chinese-speaking countries, the translation of her work has been published in Spanish-speaking and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which are with the largest population in the world, in recent years.

This study compares the only available editions in Spanish and English for *Stories of the Sahara: Stories of the Sahara* published by Bloomsbury Publishing in 2019 (translated by Mike Fu) and *Diarios del Sáhara* by Rata_ Books (translated by Irene Tor Carroggio). Beginning 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by Venuti, it sorts the annotations appearing in the Spanish and English editions into the categories based on Nida and Newmark. Furthermore, this study conducts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es and identifie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the two translation editions, so as to demonstrate whether the strategie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annotation use tradition in Spanish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KEYWORDS: Sanmao, annotation, translation strategy, invisibility, cultural scope

* Received: May 6, 2021; Accepted: October 13, 2021

Meng-hsuan K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urope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elenaku@nccu.edu.tw).

一看自己，毛衣上織著——「堪薩斯城·美國」幾個大字。那條清邁的項圈安安穩穩的貼在圓領衣服上，下面的牛仔褲買自士林，長筒靴來處是西班牙，那個大皮包——哥斯大黎加，那件大外套，巴黎的。一場世界大拼盤，也可以說，它們交織得那麼和諧又安然，這就是個我吧。

——三毛，〈媽媽的心〉¹

一、前言：三毛身後三十年的強勢回歸

三毛（1943-91）逝世後的三十年，這位臺灣著名的女性小說家再度掀起了文壇旋風，皇冠出版社在 2021 年 1 月號出版了《永遠的三毛：三十周年逝世紀念》專輯，封面中的三毛踩著腳踏車，右上角的文字，道出三毛心中追尋的夢想：「走入黃土風沙，闖進無垠天涯，有一種遠方，就叫流浪。」這一期的皇冠雜誌，介紹了文學、流浪、足跡、記憶、回聲、迴響中的三毛，由學者、部落客、作家、歌手、三毛的家人及朋友等撰稿。² 這一年一月皇冠文化集團舉辦了三場三毛紀念講座，主題分別為以家人為主的「永恆的思念」、從文學角度切入的「溫柔寫就每個你」，以及出走的另一種詮釋方式「流浪進行式」。³

¹ 三毛。《永遠的寶貝》，頁 252。

² 《皇冠雜誌》803 期針對三毛的主題撰稿者有目前任教於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創作系的郝譽翔、《明道文藝》創社社長暨臺灣文壇推手陳憲仁、作家凌明玉、凌性傑、尤文瀚、旅居摩洛哥的生態旅遊業者蔡適任、部落格格主「個人意見」、歌手齊豫、王新蓮、潘越雲、姊黃陳田心、弟陳聖、陳傑及姪女們、友人丁松青神父等。另有〈三毛讀書會〉（何冰等 90-97）及〈探訪清泉——療癒三毛的紅磚小屋〉（羅曉瑩 112-17）等相關報導。

³ 皇冠出版社所辦的活動之外，以西語互動的有 2021 年 4 月 10 日上海塞萬提斯圖書館的座談會，「三毛和她的旅行」，為「三十年，三毛」活動的一部分。而臺灣佳台（Catay）出版社的 *Encuentros en Catay* 學術年刊，早在 2020 年即開專區，收錄五篇三毛相關的文章，分別為 Chang；Liu；Campos Cañizares；Bayo（原載於 *Encuentros en Catay*, vol.1, 1987, pp. 310-19.）Chen, “«Vestido»”（原載於 *Encuentros en Catay*, vol. 1, 1987, pp. 320-70.）

三毛的作品最早嶄露頭角是在白先勇主編的《現代文學》雜誌 1962 年第十五期的小說〈惑〉。是由三毛的繪畫老師顧福生推薦給白先勇的，並以「陳平」的筆名發表，顧福生說「他有一個性情古怪的女學生，繪畫並沒有甚麼天分，但對文學的悟性卻很高」（白先勇 288）。三毛遠嫁到西班牙後，和先生荷西（José María Quero, 1951-79）在西屬撒哈拉生活。先生外出工作，獨自在家的她，在此時得以發揮寫作的熱情。〈中國飯店〉於 1974 年 10 月 6 日刊登在聯合副刊，三毛以此筆名初試啼聲獲得廣大迴響（三毛，〈在〉）。這篇散文描述著三毛和西班牙丈夫在撒哈拉生活時，因為後者不諳中華飲食文化而發生的趣聞。不論是看似複寫紙的海苔、像是雨水的粉絲，或是三毛為了應急而用小黃瓜代替的筍片炒冬菇，都為他們的生活增添許多樂趣。

2019 年 10 月 29 日《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在「被忽視的逝者」（Overlooked）系列登出三毛的故事。⁴ 三毛的小說在當時會引起許多台灣讀者共鳴的最大原因是「她的散文……是輕鬆愉快的，與她的故鄉台灣當時所處的『白色恐怖』戒嚴時期相比，這是一種不尋常的品質」（艾夫斯、李）。⁵ 白先勇認為三毛的小說是寫給年輕人看的，「三毛創造了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瑰麗的浪漫世界；裡面有大起大落生死相許的愛情故事，引人入勝不可思議的異國情調、非洲沙漠的馳騁、拉丁美洲原始森林的探幽」（289）。三毛的文字勾勒的想像空間讓讀者有機會看見不一樣的風景、體驗不一樣的文化、一別傳統的體制與思考邏輯。

⁴ 根據《紐約時報》在報導一開頭說明，「『被忽視的逝者』是一個傑出人物訃告系列，這些在 1851 年以後去世的人物，在當時沒有得到時報的訃聞報導。」（艾夫斯、李）

⁵ 「七十年代的台灣，是一個社會在長期禁錮後，面臨鬆綁的年代，從民國六十八年美麗島事件爆發、民國七十年消費者保護運動興起、民國七十一年婦女運動出現、民國七十五年民進黨組黨、民國七十六年宣布解嚴、民國七十七年蔣經國去世、民國七十八年學生運動展開等，整個七十年代，台灣社會呈現的是一股活躍的生命力，及強烈要求改革的呼聲。」（羅茵芬 319）

《撒哈拉歲月》的西班牙語及英文譯本分別於2016及2019年出版，亦是迄今唯一的西語及英語譯本。西語及英文的母語讀者終於能在中文版本出版後四十年，以自己的母語閱讀三毛在異鄉的故事。同為新生代譯者初試啼聲的作品，不僅融合個人的熱情、三毛友人及家人的支持、媒體的報導及宣傳，更掀開幾近半個世紀前跨文化交流的私房趣事。而三毛自小成長背景受中國文學薰陶頗深，不但文采豐富且語言靈活，如何使譯入語讓讀者理解，應是翻譯過程中需斟酌再三的問題。同為平裝本的英西兩譯本，篇幅差異頗大，開啟譯本對比研究的動機。⁶ 本論文的研究目標為英西兩譯本之比較，以韋努迪（Venuti L.）為理論框架，試圖透過譯者對於註釋的運用，判斷譯者是否隱身，以重建《撒哈拉歲月》西譯本 *Diarios del Sáhara* 及英譯本 *Stories of the Sahara* 的翻譯策略。研究方法為註釋的量化及質性的比較，藉由奈達（Eugene A. Nida, 1914-2011）及紐馬克（Peter Newmark, 1916-2011）的文化範疇分類，作為分析過程中分類的工具。

二、《撒哈拉歲月》西遊記：西英譯本與譯者

三毛的作品在歐美成書出版最早為 2016 年由董琳娜（Irene Tor Carroggio）所譯的西班牙語版本《撒哈拉歲月》（*Diarios del Sáhara*）。然而在海外曝光可追溯到 1980 年《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以“Sahara Story: A Young Asian Woman Discovers a Land of Adventure”為題，所刊登的九篇書摘：⁷ 〈結婚記〉（“Flowers’ For a

⁶ *Diarios del Sáhara* 小說前言加內文共計 447 頁，尚不包含照片集錦以及三毛家人（陳傑）、學者（戴毓芬）、西班牙出版社負責人（Iolanda Batallé）等所撰寫懷念三毛的文字，以及關於戴毓芬、譯者董琳娜（Irene Tor Carroggio）的簡短介紹。*Stories of the Sahara* 內文僅 379 頁，張溫寧（Sharlene Teo）序言六頁，小說最後的三毛介紹、譯本註釋及譯者的話等共十六頁。

⁷ 2016 年西語譯本的出版，對於「長期以來只能透過《讀者文摘》的書摘閱讀這些故事的荷西的家人而言，相當的感動」（Vidales）。

Wedding”）、〈沙漠醫生〉（“Desert Doctor”）、〈「飛羊落井」〉（“Goats on the Roof”）、〈娃娃新娘〉（“A Ten-Year-Old Bride”）、〈啞奴〉（“Slaves From the Desert”）、〈沙伊達〉（“Saida”）、〈穆罕麥〉（“Mohamed”）、〈民族自決〉（“The Fight for Self-Determination”）及〈沙漠會審〉（“Desert Justice”）。有趣的是同樣的九篇故事摘要在 1979 年中文版《讀者文摘》3 月號刊登時作者為「三毛」，而英文版本卻為「Echo Chen」。「Echo」是三毛早期給自己取的英文筆名，她在撒哈拉沙漠所發表的文章，已經以「三毛」署名。⁸ 西文版問世後第三年，華裔譯者傅麥（Mike Fu）主譯的英文版於 2019 年出版，「三毛」正式以「Sanmao」這個名字和英文母語讀者見面。

西英兩譯本皆經過一番波折，始能出版。譯者們的理念及對於譯本的期待，塑造出西文與英文內文及編排迥異的兩種風格。以下將從譯本前言檢視翻譯出版的推手、兩譯本企圖傳遞的訊息之差異，並自譯者相關論述梳理宏觀視角下的譯本樣貌。

（一）*Diarios del Sáhara*：學者型的翻譯精神，文化百科式的譯本

西語譯本 *Diarios del Sáhara* 除小說內容，附有作家加比·馬丁內斯（Gabi Martínez）長達十三頁介紹三毛生平的前言，以及拉塔（:Rata_）出版社的負責人祐蘭達·巴達耶（Iolanda Batallé）遠道前來臺灣和三毛的家人見面，並與版權代理人譚光磊一同共進晚餐、商討版權的點滴。三毛的律師弟弟陳傑表示：「這麼多年來接獲不少來自世界各地，爭取

⁸ 三毛原名陳懋平，她的父親陳嗣慶說「每次寫名字時，都自作主張把中間那個字跳掉，篇叫自己陳平。……有一年。她又自作主張，叫自己 ECHO，說『這是符號，不是崇洋』。她做 ECHO 做了好多年。有一年，問也沒問我，就變成『三毛』了」（陳嗣慶 131）。「在我們家中，『三毛』並不存在。……『三毛』這個名字從民國六十三年開始在《聯合報》出現，那些甚至連『三毛』的家人都沒經歷過的撒哈拉沙漠生活，讓我們的『妹妹』、『小姐姐』、『小姑』頓時成了大家的『三毛』」（三毛家人）。

出版譯本的來信，都不如這次的經驗這麼熱情、嚴謹且真誠」（*Sanmao, Diarios del Sáhara* 16）。小說最後仍有約莫二十二頁的照片，主要是三毛和荷西在沙漠的生活照，包括兩人在阿雍（El Aaiún）小鎮法院公證結婚、在家前方牽手合影、兩個各自的獨照、荷西送給三毛的結婚禮物駱駝頭骨等共十二張照片。另有學者專家如淡江大學的戴毓芬、三毛弟弟陳傑、拉塔出版社主管巴達耶對三毛的懷念與讚賞。⁹

董琳娜為《撒哈拉歲月》西文版 *Diarios del Sáhara* 的主譯者，¹⁰ 她畢業於巴塞隆納自治大學（*Universitat Autònoma de Barcelona*），是跨文化與翻譯博士，通曉西班牙文、加泰隆尼亞文、法文、英文和中文等五種語言，為年輕一代的漢學家。董琳娜關於漢學及翻譯的學習歷程非常豐富，她首先在巴塞隆納自治大學取得翻譯學士學位，大學期間曾在北京外國語大學、黑龍江大學、臺灣大學進修。上海財金大學國際貿易碩士畢業後，即回巴塞隆納自治大學完成跨文化研究及翻譯的博士學位。

在翻譯實務方面，董琳娜自大學時期即有嘗試，在多個機構裡擔任西文與加泰隆尼亞文互譯、西譯中、英譯中等的譯者，這些經驗奠定她日後翻譯的良好基礎。在念碩博士學位期間，她更完成了三部三毛小說的翻譯，分別為《撒哈拉歲月》、《加那利群島的故事》（*Diarios de las Canarias*）及《無處不在日記》（*Diarios de ninguna parte*）。這些翻譯讓西語世界初窺三毛的故事，以及她筆下的幽默。三毛小說為董琳娜第一次嘗試翻譯的文學作品，她說，「在剛開始翻譯的時候，她會覺得三毛的作品很淺顯，但隨著翻譯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典故出現，她不得

⁹ 拉塔出版社主管巴達耶在文中點名 Carmen Martín Gaité、Ana María Matute、Nuha al-Radi、Emily Dickinson、Sylvia Plath、Jane Bowles、Marguerite Duras 等，她認為三毛是這些有名的女作家們的綜合。

¹⁰ 譯本封面僅標示譯者為董琳娜，然而內頁為“Traducción de Irene Tor Carrogio con la colaboración de Zang Jiechao”（此譯本為董琳娜翻譯，由 Zang Jiechao 協助完成）。譯本並未出現其他 Zang Jiechao 相關之文字，Zang Jiechao 應為譯者翻譯過程之諮詢對象，主譯仍為董琳娜一人。

不一次次請教周邊的中國朋友」(李月紅)。對於這些文化細節的考究，成為她翻譯作品的最大特色。

(二) *Stories of the Sahara*：呈現異國風味辭彙，配合讀者語言習慣

英譯本全書由文字堆砌而成，僅封面有三毛的照片。前言由新加坡籍的女作家張溫寧(Sharlene Teo)執筆，六頁的內容宛如閱讀前的暖身，彷彿三毛精神的縮時錄影。她在前言第一段的提問激起讀者好奇心，「一位國際化的台灣女性最終是如何生活在地球上最嚴峻的領土之一的？是什麼迫使她搬到那兒的？當她到達那裡時，發生了什麼事？」(Teo v)。張溫寧提到《撒哈拉歲月》在《聯合報》刊登時引起讀者關注的主因，是由於三毛的故事喚醒了戒嚴時代裡所有讀者對自由的嚮往，亦讓三毛成為自由靈魂的象徵。三毛敘事生動、情感豐沛以及幽默感，伴隨著浪漫不羈、打破規矩以及不受定義的性格，充斥在高潮迭起的篇章內。張溫寧引用三毛文字片段，說明她拋下一切追尋孤獨與自由的過程，「日復一日，我這隻原本不是生長在沙漠的『黑羊』，是如何在努力有聲有色的打發著漫長而苦悶的悠悠歲月。」(Teo vi)。¹¹

譯者傅麥在全書最後譯者註(385-89)指出翻譯三毛的過程中，除了原著有若干的阿拉伯語詞彙(例：*khaima*, *Salaam*)，三毛在小說中有中文音譯且說明，傅麥為了達到真實呈現場景的效果，他另將西班牙詞彙例如：*sopa de mariscos*, *the Hotel Nacional*, *cobarde*, *Dios mío*等，自行以西班牙語呈現，以原音傳遞故事中西班牙語文化的感染力。然而譯者僅在必要的時候加註，例如〈親愛的婆婆大人〉(“My Great Mother-in-Law”)這一章，出現的諸多文學片段。三毛所提及的六〇及

¹¹ 文中指出引用自〈白手起家〉(“Hearth and Home”; Teo vi-vii)，實則出自〈天梯〉(“A Ladder”; 三毛，《撒哈拉歲月》170)。

七〇年代的電影及電視節目則不考慮加註說明。中文成語及慣用語若無相同的英語說法，例「君子之交淡如水」、「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則以歸化的方式翻譯為「a hedge between keeps friendships green」（朋友間保持一定距離，可使友誼永存）、「have my cake and eat it」（又想擁有蛋糕又要吃掉它）。

傅麥出生於中國，並於五歲時隨父母移居美國。他是一位華裔作者及中英譯者，同時也是《上海文學評論》（*The Shanghai Literary Review*）的聯合創辦人和翻譯，以及美國帕森斯設計學院（Parsons School of Design）全球計劃的副院長。傅麥與漢學及中文翻譯有關的學習經驗，分別有哥倫比亞大學維澤赫德東亞研究所（Columbia University Weatherhead East Asian Institute）東亞語言與文化碩士、皇后大學（Queens College）的藝術、文學翻譯碩士，以及至蘇州大學為期一年的進階中文課程。在翻譯實務的部分，他自2016年至今都擔任《上海文學評論》的翻譯編輯。儘管如此，傅麥在母校的訪談中提到，閱讀中文對他而言並非易事。¹² 傅麥過去並無翻譯其他書籍的經驗，*Stories of the Sahara* 可說是他翻譯長篇故事的處女秀，傅麥特別感謝他的翻譯團隊針對語言的部分在翻譯過程中的討論。¹³

¹² 「我從小在美國長大，雖然我很想相信但實則不然，閱讀中文對我而言一直都很難。」（“Alumni Feature”）

¹³ 請參見 Sanmao, *Stories* 394。何曼莊在 Books.com.tw 的 OKAPI 專欄提到 *Stories of the Sahara* 校對的工作過程，「2016年七月，傅參與我，加上另外三位住在紐約、中英雙語、喜歡三毛的朋友，組成了校對志工小組，從第一個故事‘A Desert Diner’起，直到最後一篇‘Crying Camels’，我們交換了上百封 email。」

(三) 譯本註釋分析

1. 中書西譯與英譯的註釋應用

這一節將對照西英兩譯本之註釋，檢視其註釋類別、數量、內容等，並依此判斷此兩譯本和西英文學翻譯註釋應用的傳統之關聯性。中書外譯的話題在兩次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中國作家後，再度成為令人津津樂道的議題，部分學者將獲獎原因歸功於翻譯。¹⁴ 當代文學作品英譯談論最多的莫過於莫言的御用譯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對他而言，「他的翻譯目的是傳達意義，因此有時不能完全忠實於原文。」（Levitt）。¹⁵ 葛浩文不僅調整原文段落、內容，在他的翻譯中也絕少有註釋的出現。他受訪時曾說，「我考量了使讀者理解每個外文的參照或概念的必要性；我通常不這麼做，經常對此不加解釋，歡迎讀者跳過它，弄清楚它或究責於譯者。」（Sparks）。

中文小說西譯和英譯對於註釋的應用，似乎各有不同的傳統。拉米雷斯（Laureano Ramírez）所翻譯的高行健的小說《給我老爺買魚竿》（*Una caña de pescar para el abuelo*），非常輕薄短小的一本小說，僅 110 頁在書末就有十八個註釋。而陳順妍（Mabel Lee）的英語譯本 172 頁，書末雖有六個譯者註，但和小說內容無關，其目的為提供小說中六個章節之前首次出版的簡要訊息。安妮-海倫·蘇亞雷斯（Anne-Hélène

¹⁴ 「劉再復認為馬悅然是高行健獲獎的功臣，源自馬悅然以瑞典文學院中唯一懂漢語的院士的權威性，率先注意高行健的戲劇，翻譯《靈山》出版，甚至比中文還早」（蔡政姿 4）。「1993 年 Goldblatt 翻譯出版了莫言的《紅高粱》，間接令莫言於 2012 年奪得諾貝爾文學獎」（鄭名仁）。

¹⁵ 葛浩文的譯作特色是改寫原文，「他曾在公開場合批評過一些作家的中文，原文寫得太囉嗦，他翻譯時毫不客氣把它改寫了。他說經他修改過的內容比原文更好看」（鄭名仁）。

Suárez Girard) 翻譯的莫言的《變》(*Cambios*)，127 頁的譯本，頁末註釋總共十七個。葛浩文所譯的 *Change*，117 頁，全書無註釋。¹⁶

《上海寶貝》(*Shanghai Baby*) 西譯本譯者團隊由羅梅羅·亞歷杭德羅·柯爾內霍 (Romer Alejandro Cornejo) 及莉亞娜·阿爾索夫斯卡 (Liljana Arsovska) 組成，全書 272 頁，共計二十九個註釋。徐穆實 (Bruce Humes) 執筆的英譯本，共計 279 頁無任何註釋。

2. 註釋的文化範疇分類

文學作品詞句涵義豐富的特質，讓註釋成為翻譯過程重要的支援工具。「除非使用『說明性的註釋』，否則大多數譯者並不嘗試傳達文學典故。」(Lefevere 56)。紐馬克指出譯文新增訊息需求有三類，「文化的 (考慮到 SL 與 TL 的差異)、技術的 (與主題相關) 或語言的 (解釋晦澀難懂的字詞)」(118)。廣義而言，註釋的形式除了文中說明，還有頁尾註腳 (notes at bottom of page)，章節末的註解 (notes at end of chapter)，以及書末的註解或詞彙表 (notes or glossary at end of book) (紐馬克 119-20)。翻譯技巧的分類中，註釋和譯文中新增的訊息，說明性的文字 (explanatory paraphrase) 等，同屬於增譯類。¹⁷ 而此翻譯技巧最為明確的應用，即是頁末和書末的註釋，為使研究更為聚焦，本研究將針對譯本中這兩類文字進行對照與分析。譯本註釋的文化範疇註釋分類，則以奈達及紐馬克的理論為依據。

¹⁶ 莫言小說西譯本譯者有數人，除 Suárez Girard，還有 Carlos Ossés、李一帆 (Li Yifan)、Mariano Peyrou、Juan José Ciruela Alférez、Blas Piñero Martínez、Cora Tiedra 等都有譯註。莫言小說西譯本迄今只有 *Red Sorghum* 於 1992 年的版本 *Sorgo rojo* 沒有註釋，譯者為 Ana Poljak。*Red Sorghum* 在 2016 年由 Blas Piñero Martínez 重譯的版本 *El clan del sorgo rojo*，長達 643 頁，書末有 167 個註釋達 36 頁 (607-43)。

¹⁷ 請參見 Hurtado 269。

對於聖經翻譯學家奈達而言，「文化差異造成翻譯嚴重的複雜性，更甚於語言結構」（Nida, “Principles” 157）。有感於文化差異在聖經翻譯傳遞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將文化分為五大範疇，（1）生態文化（ecology），（2）物質文化（material culture），（3）社會文化（social culture），（4）宗教文化（religious culture），以及（5）語言文化（linguistic culture; Nida, “Linguistics” 196）。奈達舉例說明生態文化類別翻譯時，居住環境的差異讓熱帶國家的讀者難以想像沙漠寸草不生的情景。許多原住民的部落有別於古時的建築，並沒有「gate」的存在。馬雅文化中沒有「brother」或「sister」的用法，顯示社會組織文化的差異造成翻譯的困難。在宗教文化方面，非洲語言中「sanctity」及「holiness」和禁忌的連結，更讓翻譯窒礙難行。語言文化提升翻譯的難度一如希臘語的特殊結構，冗長的句子中含有數個子句。

紐馬克把「文化的語言」（cultural language）和「普世通用的語言」（universal language）及「個人獨有的語言」（personal language）分開（122），並認為「若照字面翻譯會扭曲原意，翻譯應在適當的地方加入具描述功能的詞句」（124）。以奈達的分類為基礎，紐馬克的文化範疇有（1）自然生態（ecology），（2）物質文化（人工製品）（material culture [artefacts]），（3）社交文化—工作與休閒（social culture—work and leisure），（4）組織、習俗、活動、程序、觀念（organisations, customs, activities, procedures, concepts），（5）手勢與習慣（gestures and habits; 124）。原來奈達的社會文化分類，紐馬克將之歸為兩類，一為軟性的工作與休閒等社交文化，另一個為政治、行政、歷史性用字、國際性用字、宗教用字、藝術用字等。手勢語的加入更能涵括文字描述的語境中肢體動作的文化意涵。

在翻譯操作面上，紐馬克雖未將語言視為文化組成的一部份，他並不否認「語言的確含有文化的沉澱成分，它們存在於文法、稱謂、以及詞語搭配中」（123-24）。面對翻譯過程中因操作語言的組成元素而產生的效果，如文字遊戲等，已成為翻譯研究重要的一環，故本研究將語言文化納入文化範疇之一類。根據以上兩位翻譯理論家的看法，文化元素劃分為以下六類，並依此原則將註釋歸類：

- (1) 自然生態：各種植物、動物、自然氣候等。位處不同緯度及氣候帶，對於未曾經歷的氣候變化難以想像，例如颱風、海嘯、熱帶雨林等。
- (2) 物質文化：因著各國民情而衍生的傳統食物、服裝、交通工具、生活用品等，即使用文字描述或是說明，也不易達到原語文化中所傳遞的效果。
- (3) 社交文化—工作與休閒：涵蓋各種類型的工作、休閒活動種類等。例如音樂、文學、運動、節慶、典禮等。異文化的歌手、作家及其作品不見得國際化，而其作品的寓意，就更難以透過翻譯呈現。
- (4) 語言文化：操作文字、聲音等語言成分所產生的效果，在翻譯時因受限於語言特質，不見得可以完整傳遞或是達到一樣的效果。
- (5) 組織、習俗、活動、程序、觀念：社會組織、國際組織、行政架構、宗教用語、藝術用語等。
- (6) 手勢與習慣：手勢語及習慣常是人際互動需要注意的細節，為免跨文化的誤解，「通常以文化中立的語言描述出來」。（紐馬克 138）

3. 譯本註釋範疇分析

西譯本的註釋共計三十六個，平均字數 40.69，¹⁸ 除位於全書第一章的第一個註釋，為編輯用以說明小說前言的編排緣由，¹⁹ 其餘三十五個註釋可分為社交文化、社會文化、語言文化、物質文化、宗教用語等等。隸屬於社交文化的文學類占大宗，共計十七個。譯者除指明出處、作者，亦針對特定詩、詞的內涵解說，²⁰ 或者說明該文學角色的代表性。²¹ 在三毛的著作中，中國文學占了相當大的篇幅，《*Diarios del Sáhara*》中國文學類註釋的例子，有王維的〈使至塞上〉，馬致遠的〈秋思〉，以及《西遊記》、《莊子》、《三字經》等，共計十六個。其餘隸屬於中華文化的註釋，較為特殊的例如語言文化類，三毛在小說中所提到的，外國人無法區分「入」、「人」兩字的趣事等（*Sanmao, Diarios* 114, 247）。

由於三毛中西融合的教育背景，以及小說故事背景在西屬撒哈拉，故事提到不少西方文化。也因此，註釋的使用並不限於東方文化。西譯本中的註釋屬於西方文化的有文學類，如《天地一沙鷗》（*Juan Salvador Gaviota; Sanmao, Diarios* 298）；社會組織、觀念類，如西屬撒哈拉的「波里沙里奧人民解放陣線」（*El Frente Polisario: Frente Popular de Liberación de Saguía el Hamra y Río de Oro; 362*）；宗教類如聖經故事中駱駝穿過針眼（59）及社交文化類，如〈天生自由〉（“Born

¹⁸ 兩譯本各章註釋總字數、全書註釋字數及平均，詳見附錄 1。

¹⁹ 譯本第一個註釋為原著編輯時用以說明〈回鄉小箋〉這個章節，自第四版開始收錄於《撒哈拉歲月》作為序言。

²⁰ 董琳娜為〈天良好個秋〉作註，除指出「此句源自宋朝詩人辛棄疾的〈醜奴兒〉，亦道出生命中充斥許多難解的問題與挫折，無法一一細數，因此僅僅提到天氣轉涼，秋天已來到」（*Sanmao, Diarios* 261）。

²¹ 齊天大聖孫悟空的註釋，指出「孫悟空，又被稱為美猴王，是吳承恩（1500-82）所著的小說《西遊記》中的一個角色。這是中國諸多偉大的小說作品之一，敘述玄奘（1500-82）前往印度朝聖取經。孫悟空是其中一位偕同前往的門徒，也是主要保護玄奘的人，天生具有各種超能力。在故事一開頭，玉皇大帝便賜與他齊天大帝的封號」（*Sanmao, Diarios* 121）。

Free”) 這首歌 (200) 、《雷恩的女兒》(*Ryan's Daughter*) 這部電影 (299) 等。

文化類別	社交文化： 文學	社會組織、 觀念	語言 文化	物質 文化	社交文化： 宗教	社交文化： 歌曲、 電影、舞蹈	社交文 化：工作	總 數
中華文化	16	3	3	2	2	2	0	28
西方文化	1	1	0	0	2	2	1	7
總數	17	4	3	2	4	4	1	35

表一、*Diarios del Sáhara* 註釋分類與數量

英文註釋共計十二個，平均字數 20.6，註釋內容均以中國文學為主，另有一註釋為「史懷哲」，依其專業背景歸於社交文化的工作類。其中十個註釋與西文譯本註釋相同，然而西文註釋的篇幅和英文簡潔的風格大相逕庭。²² 另兩個英文註釋一為〈親愛的婆婆大人〉(“My Great Mother-in-Law”) 這一章，當三毛和婆婆相互道別時再次提到白居易的〈賦得古原草送別〉(“Farewells on Grassland”; Sanmao, *Stories* 229)，以及〈哭泣的駱駝〉(“Crying Camels”; 339) 這一章三毛引用《紅樓夢》，抒發她對於人世無常的感慨。然而白的詩句，根據上下文讀者可知曉這是前幾頁中提到的詩人與作品：「我們再回過來看看上文那位白先生說的話(他還沒說完哪)」(三毛，《撒哈拉歲月》226)。²³ 而《紅樓夢》其實早在前面〈親愛的婆婆大人〉裡，連同《孫子兵法》、《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孝女經》、《朱子家訓》

²² 請見「附錄 2. 西英譯本相同註釋內容對照表」。

²³ 同個章節作者引用此詩的前半部分，英譯本已於註釋說明詩歌英譯內容、此詩作者和譯者。

“Lush grass on the plains,

in one year, withers and thrives once each.

Wildfire does not burn it completely;

when spring winds blow, it lives again.” (引自 Sanmao, *Stories* 210)

書末註釋由本文作者所譯：「註釋 3，摘錄自名詩人暨政府官員白居易作品〈賦得古原草送別〉，譯者為 Hugh Grigg」(Sanmao, *Stories* 392)。

等名著都一起提到了(215)。因此這兩個英文註釋的必要性，還有加註的位置是有待商榷的。

文化類別	社交文化: 文學	社交文化: 工作	總數
中華文化	11	0	11
西方文化	0	1	1
總數	11	1	12

表二、*Stories of the Sahara* 註釋分類與數量

4. 譯本註釋形式及內容

就譯本編輯架構而言，西譯本將各個註釋直接標示在該頁頁尾，因此若西文讀者有不理解之處，便可以很直觀地在下方獲得解釋。另一方面，英譯版將所有的註釋皆標示在書末，雖然有照章節先後排定順序，然往返於故事與書末註釋之間，容易使讀者無法融入於故事之中，進而影響閱讀體驗。另外，西譯本在註釋時，亦有標示其原文，提醒讀者目前解釋的詞彙、詩句、人名，然而英譯版的註釋，僅提供註釋位於該章節之排序，若讀者未能記得註釋編號，在往後翻找註釋時，可能會忘記要尋找的是第幾個註釋，或是註釋的詞彙為何，造成困擾。

三毛引用了許多詩詞、名言、文學典故，西文版對這些句子的註釋說明完整，提及更多詩詞背後的歷史、隱喻，讓非中文母語的人士在閱讀西文版的《撒哈拉歲月》時，也能理解三毛語中背後的文化意涵和歷史典故。然而，英文版的註釋大多僅止於標示出處、作者、譯者，缺乏進一步探討詩詞背後的意涵。因此英文母語人士閱讀英譯版的《撒哈拉歲月》時，大多僅能透過簡單的註釋了解詩詞引用的來源，但對於

其隱喻和背後含義不一定能有一樣完整的了解，和西譯本相較訊息偏少。

以李商隱的〈錦瑟〉一詩為例，西譯註釋指出「詩句源自唐朝詩人李商隱，為眾所周知的〈錦瑟〉一詩，詩名取自首句的前兩個字，然而此詩也收錄於詩人的無題詩系列。」²⁴ 訊息量明顯較英文註釋僅提供詩名：〈錦瑟〉(The Brocade Zither)及譯者訊息：克蘿伊·加西亞·羅伯茲(Chloe Garcia Roberts)更為豐富。

例一

我的確有這個毛病，一慌就會交白卷，事後心裡又明白了，只是當時腦筋會卡住轉不過來。這叫——**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也**。(三毛，《撒哈拉歲月》160)²⁵

Era verdad que tenía aquel defecto: si me ponía nerviosa entregaría el examen en blanco. Pasado el momento de decisivo me bloqueaba. Ese sentimiento me recordaba a los versos de un poema chino clásico que decía: «**Los hechos del pasado que nos hicieron sentir vacíos y frustrados con el tiempo mudan por completo de color**».⁴

4. Verso procedente de un poema escrito por Li Shangyin, poeta de la dinastía Tang. El poema es conocido como «Jin Se», pues son los dos primeros caracteres del primer verso, pero, de hecho, forma parte de la colección de poemas sin título de este autor. (Sanmao, *Diarios* 250)

²⁴ 本文作者譯自例一西譯本註釋。

²⁵ 例一至例六中粗體字為本為作者所加。

I really do have this problem with drawing a blank whenever I get nervous. It always comes back to me later, but in the heat of the moment my mind gets stuck in a rut.

You might say:

**I could wait until the feeling
Becomes a hunted memory,
Only I am at that moment,
already wavering.¹**

I. Li Shangyin, “The Brocade Zither,” translated by Chloe Garcia Roberts. (Sanmao, *Stories* 157)

西譯本的註釋將此翻譯塑造出文化百科全書的形象，相較於英譯本的簡潔，這兩種翻譯策略，西譯本有譯者在旁敘事的錯覺，而英譯本則有訊息流失之虞。文學內容以外，西譯本註釋涵蓋中華文化獨有的親屬關係翻譯、漢字圖像的文字遊戲，及城市的生活圖騰等，皆是兩譯本差異之處。社會文化類的例子可以感受到西語譯者對於文化細節的掌握與執著，例二中國文化中的親屬稱謂，兄弟姊妹和西方有所不同，西譯本為音譯「Meimei」加上註釋說明。然而英譯本音譯為「meimei」之外，並無說明此暱稱的意涵。

例二

他不斷的用中文叫我在小時候只有父母和姊姊叫我的小名——「**妹妹！妹妹！妹妹！**——」（三毛，《撒哈拉歲月》143）

No paraba de llamarme por el nombre que mis padres y mi hermana mayor utilizaban cuando yo era pequeña.

-¡Meimei!¡Meimei!¹

1. En chino significa “hermana pequeña.”

(Sanmao, *Diarios* 158)

He kept on calling me by the Chinese nickname that my parents and sister had given me when I was Young. “**Meimei! Meimei! Meimei! . . .**” (Sanmao, *Stories* 137; ellipsis in the original)

譯者對於中國文字的熱情，可以從譯文重現中文字以及註釋的說明得知。關於三毛在小說中提到，荷西永遠都分不清中文字的「人」和「入」，以及沙漠裡教三毛交通規則的教練，聽了三毛解說了中國文化和象形文字，回家後在練習簿裡寫的「人人人天天天……」等，這幾個外型相似的中文字，不僅在西譯本中維持原字，亦有註釋說明其差異。西譯本的註釋提供讀者跨越文化的鴻溝，提供西語讀者許多中華文化的細膩之處，也為三毛的小說增添不同的韻味。例三為三毛面對外籍先生荷西不諳中文時的內心獨白，由於西譯本保留原著的「人」、「入」兩字，註釋成為讀者理解這個文字遊戲的關鍵：「雖然『人』和『入』為兩個極度相似的中文字，前者的意思是 *persona*（人），後者是 *entrar*（入）。」²⁶

例三

可憐的外國人，人和入這兩個字教了他那麼多遍，他還是分不清，（三毛，《撒哈拉歲月》39）

Pobrecito... ¡cuántas veces le expliqué la diferencia entre 人 y 入, y aun así seguía sin distinguir aquellos sinogramas!

1. Pese a que 人 y 入 son dos sinogramas que se parecen mucho, el primero significa 'persona' y el segundo 'entrar'.

(Sanmao, *Diarios* 114)

²⁶ 本文作者譯自例三西譯本註釋。

My poor foreigner, he still can't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hinese characters for "person" and "enter" no matter how many times I teach him. (Sanmao, *Stories* 18)

三毛在臺北長大，「華西街」是這個城市最具代表性的圖騰之一，異鄉的見聞作者直覺式的聯想到臺灣的「華西街」。西譯本針對「華西街」有仔細說明，除於譯文中指出這是臺北有名的夜市之一（“uno de los mercados nocturnos de Taipéi”），還有註釋解說臺灣夜市文化從傍晚到深夜，以親民的價格提供快速的美食。而英文譯本的策略為點到為止，僅針對華西街的特點翻譯為「Snake Alley」（蛇肉巷），而這並非此觀光景點的中文名稱，亦無法呈現「華西街」和小說中海鮮餐廳的關聯性。故英譯本訊息空缺的現象，需要讀者自行想像與連結。

例四

這裡不是華西街，這裡是馬德里熱鬧大街上最著名的海鮮店啊！（三毛，《撒哈拉歲月》224）

No estábamos en **uno de los mercados nocturnos de Taipéi**,¹¹ sino en Madrid, en una famosísima marisquería de una calle muy animada.

11. Los mercados nocturnos son unos espacios comerciales muy típicos de Taiwán, en los que se concentra una gran cantidad de tiendas con oferta de comida rápida a precios populares y están abiertos desde que cae la tarde hasta bien entrada la madrugada. (Sanmao, *Diarios* 333)

This is no **Snake Alley**. This is the most famous seafood restaurant in all of Madrid! (Sanmao, *Stories* 226)

西譯本傾向保留中文詞彙字面上的描述，並針對其隱喻內容作註解，而英譯本則選擇將中文詞彙中隱喻的內容直接翻出，並無多餘註解。例如原著提及「沙漠之舟」在西譯本中是「nave del desierto」（沙漠中的艦艇），以直譯的方式呈現原著的字面意思，並加上註釋說明所指為駱駝，在英譯本中則直接翻成「camel」（駱駝）。「幸福的青鳥」在西譯本中為「los pájaros azules de la felicidad」（象徵幸福的青鳥），並且在註解處說明此用法源自中國神話，青鳥在西王母駕臨前先來報信，並且為傳遞佳音的使者，而英譯本則譯為「the bird of happiness」（幸福之鳥）。在西譯本中，「青鳥」和「沙漠之舟」的概念依然存在，並且在註解處多加解釋其意涵及出處，然而在英譯本裡，讀者則是直接吸收「青鳥」和「沙漠之舟」所借代的「幸福」和「駱駝」，少了一分韻味。

例五

這對夫婦是西班牙人，先生在此地空軍服務，有輛現代的「沙漠之舟」，我一面爬上吉普車後座，一面問他們（三毛，《撒哈拉歲月》31）

Eran españoles, el hombre servía en las fuerzas aéreas de la zona. Tenía una «nave del desierto»¹ muy moderna.

¿Y adónde vamos? -pregunté mientras me subía al jeep.

1. Se trata de una denominación que generalmente reciben los camellos porque son los únicos animales que pueden cruzar las grandes y desoladas extensiones de arena sin agua.

(Sanmao, *Diarios* 34)

They were both Spaniards. The husband was serving in the air force around here and had a modern “**camel.**” “Where to?” I asked as I was climbing into the backseat of the Jeep.

(Sanmao, *Stories* 8)

例六

一會兒，菜來了，美麗的大銀盤裡，用碧綠的生菜襯著一大排炸明蝦，杯子裡是深紅色的葡萄酒。

「啊！**幸福的青鳥**來了！」我看著這個大菜感動得嘆息起來。（三毛，《撒哈拉歲月》 123）

Pasado un rato nos empezaron a servir los platos y nos llenaron las copas de vino. En una bandeja de plata preciosa había una larga fila de langostinos fritos que descansaban sobre una hoja de lechuga verde oscuro.

-¡Oh! ¡Ya tenemos aquí a **los pájaros azules de la felicidad!** ¹-exclamé con un suspiro de emoción al ver aquel plato.

1. Hace referencia a los tres pájaros fantásticos que, según la mitología china, enviaba la Reina Madre del Oeste para avisar de su llegada y que se interpretaban como una señal de buen augurio. (Sanmao, *Diarios* 292)

Soon the dishes arrived on beautiful silver plates. A lush green salad complemented the row of fried prawns. Dark red wine filled our cups. “**The bird of happiness** is with us!” I sighed with contentment, looking at our food. (Sanmao, *Stories* 116)

四、結論

翻譯註釋的比較並非創新的研究主題，然而知名程度如三毛作品的英西譯本註釋分析，是一項非常有挑戰且極具意義的工作。尤其是三毛特殊的學習背景，不僅充滿跨文化能量，字裡行間蘊藏許多作者的幽默與文化涵養，因此將其作品翻譯為外文和閱讀小說的輕鬆感受大相逕庭。從譯本的設計與編排比較，西譯本除厚實的文字內容，亦提供照片集錦讓讀者認識三毛這位傳奇作家本人、家人及他們的生活，盡可能地將訊息傳遞予西語讀者，而英譯本的三毛照片僅出現在封面，試圖透過文字的堆疊，讓讀者發揮想像。

三毛小說《撒哈拉歲月》西譯本 *Diarios del Sáhara* 及英譯本 *Stories of the Sahara* 的背景有許多相同之處，這兩種語言雖涵蓋了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口，卻在近幾年才有三毛作品出版。英西譯本的年輕譯者們不約而同地被三毛的幽默感所吸引，這一部跨越年代與文化的紮實文本，有身旁的友人集思廣益，是支持譯者突破種種文化障礙的重要關鍵。然而這兩個譯本的翻譯策略各異，*Diarios del Sáhara* 共計三十六個篇幅不算短的頁末註釋，涵蓋文學、文化等訊息，讓譯者的身分無所遁形、難以隱身，傾向「異化」的翻譯策略。譯者透過加註的增譯策略，讓讀者以閱讀語言接觸中華文化。而 *Stories of the Sahara* 僅有書末十二個簡短的註釋，閱讀過程不易有異文化元素的干擾，譯者隱身的結果，回推此譯本所使用的為趨向「歸化」的翻譯策略。

整體而言，西譯本 *Diarios del Sáhara* 的註釋較英譯本 *Stories of the Sahara* 註釋詳盡，使讀者能較快速理解三毛的文本意涵。兩譯本相較，其註釋種類（西譯本 7 種；英譯本 2 種）、註釋數量（西譯本 36 個；英譯本 12 個）、平均字數（西譯本 40.69 字；英譯本 20.6 字）等量化結果

西文譯本皆高於英文譯本。兩者均針對文學部分使用大量譯註，此外，西譯本註釋所涵蓋的西方文化元素，反映三毛自學過程打下的文學底子及跨文化的優勢。西譯本的內容多包括詩句背景及意涵，英譯本的翻譯策略相當一致地指出詩詞作品名稱、作者或譯者。西英兩譯本的註釋應用，承襲這兩個語種翻譯中文小說的傳統，西譯本的詳盡闡述與英譯本的簡潔明確，也說明西語讀者對於註釋的習慣、依賴與需求。

附錄一、西英譯本各章註釋字數、全書註釋字數及平均

No.	章節	西文註釋字數	英文註釋字數	No.	章節	西文註釋字數	英文註釋字數
1	回鄉小箋 Breve carta desde Taiwán	15	-	20	天梯 Misión imposible A Ladder	57	16
2	平沙漠漠夜帶刀 Noche de miedo en el desierto A Knife on a Desert Night	27	-	21	素人漁夫 Pescadores de domingo Dilettante Fishermen	33	-
3	白手成家 Empezar de cero Heart and Home	41	-	22		61	-
4		24	7	23		33	-
5		18	11	24	36	-	
6		21	-	25	親愛的婆婆大人 Querida suegra My Great Mother- in-Law	64	56
7		19	-	26		65	20
8	沙漠中的飯店 Un restaurante en el desierto	80	-	27		23	19
9	A Desert Diner	12	-	28		80	51
10		89	-	29		18	14
11	芳鄰 Mis buenos vecinos	38	-	30		18	-
12		71	-	31		30	-

No.	章節	西文註釋 字數	英文註釋 字數	No.	章節	西文註釋 字數	英文註釋 字數
13	Nice Neighbours	46	24	32		33	-
14	死果 El colgante Seed of Death	5	-	33		36	-
15	搭車客 Autoestopistas Hitchhikers	30	-	34		42	-
16	天梯 Misión imposible A Ladder	67	-	35	啞奴 El esclavo mudo The Mute Slave	51	-
17		7	-	36	沙巴軍曹 El sargento Salva Sergeant Salva	35	-
18		95	-	37	親愛的婆婆大人 Querida suegra My Great Mother- in-Law	-	8
19		45	10	38	啞奴 El esclavo mudo The Mute Slave	-	12
西文註釋：共計 36 個，全書註釋 1465 字，平均 40.69 字。 英文註釋：共計 12 個，全書註釋 248 字，平均 20.6 字。							

附錄二、西英譯本相同註釋內容對照表²⁷

No.	《撒哈拉歲月》	<i>Diarios del Sáhara</i>	<i>Stories of the Sahara</i>
1	拿著三根火柴回來，一路上在想，要做 史懷哲 還真不容易 (117; ch. 10)	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 fue un teólogo, filósofo, médico y musicólogo francés que a principio del siglo XX hacía de misionero en África. Sanmao se compara con él por su	Albert Sceweitzer (14 January 1875—4 September 1965) was an Alsatian humanitarian and philosopher who in 1913 founded a hospital in

²⁷ 為使譯本註釋之文字來源更為清楚，本文作者將註釋來源文字調整為粗體。序號 8 之西文譯本為「白先生」作註，英文譯本為詩句作註。括弧內冒號左方為章節，右方為頁數。

No.	《撒哈拉歲月》	<i>Diarios del Sáhara</i>	<i>Stories of the Sahara</i>
		personalidad polifacética y altruista. En el año 1952, Schweitzer fue galardonado con el Nobel de la Paz. (144; ch. 8)	Lambaréné, Central Africa. (110; ch. 9)
2	我的確有這個毛病，一慌就會交白卷，事後心裡又明白了，只是當時腦筋會卡住轉不過來。這叫——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也。（160; ch. 13）	Verso procedente de un poema escrito por Li Shangyin, poeta de la dinastía Tang. El poema es conocido como «Jin Se», pues son los dos primeros caracteres del primer verso, pero, de hecho, forma parte de la colección de poemas sin título de este autor. (250; ch. 14)	Li Shangyin, “The Brocade Zither,” translated by Chloe Garcia Roberts. (157; ch. 12)
3	日復一日，我這隻原本不是生長在沙漠的黑羊，是如何在努力有聲有色的打發著漫長而苦悶的悠悠歲月。——天涼好個秋啊——（170; ch. 13）	Último verso perteneciente al poema Chou nü'er escrito por Xin Qiji, poeta de la dinastía Song. En este poema, Xin Qiji habla de que, puesto que en la vida hay tantísimos problemas y frustraciones es imposible enumerarlos, por eso no los menciona y se limita a anunciar que «el tiempo ha refrescado: el otoño ya ha llegado». (261; ch. 14)	Excerpt from ‘The Ugly Page/Picking Mulberries’ by Xin Qiji, translated by Andrew W. F. Wong. (168; ch. 12)
4	沒有什麼了不起，這世上，能看到——長河落日圓，大漠孤煙直——的幸運兒又有幾個如我？（188; ch. 14）	Sanmao alude a dos versos del poema Shi zhi sai shang (En la frontera), del poeta Wang Wei (701-761), de la dinastía Tang (618-907) (61; ch. 3)	From an untitled poem by Wang Wei. (186; ch. 13)
5	再想——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這個意境哩，是框的上我了。	Versos correspondientes al poema Qiu si (pensamientos de otoño), de Ma Zhiyuan (1250-	From Ma Zhiyuan’s “Autumn Thoughts,” translated by Andrew W. F. Wong.

No.	《撒哈拉歲月》	<i>Diarios del Sáhara</i>	<i>Stories of the Sahara</i>
	(也沒有瘦馬，有駱駝) (188; ch. 14)	1321), de la dinastía Yuan (1271-1368). (61; ch. 3)	(186; ch. 13)
6	但是，為了小心起見，〈孔雀東南飛〉的故事你還沒有忘記，還是請你也耐性看看我的下文，也可做不飛的參考。(211; ch. 15)	Se trata de una de las canciones populares más famosas durante la dinastía Han. Cuenta la historia de un joven que debe abandonar a su esposa porque a su madre no le gusta. La mujer repudiada es obligada a contraer matrimonio de nuevo y decide suicidarse. Poco tiempo después de su exmarido opta por el mismo trágico final y se cuelga de un árbol. (314; ch. 17)	Told by an anonymous poet of the Han Dynasty (AD 196-219), <i>Southeast Fly the Peacocks</i> is the tragic love story of a young couple whose marriage was broken up by the man's proprietorial mother. When the woman was forced to marry someone else, the lovers killed themselves in order to live together in the next world. (210; ch. 14)
7	亂髮如芳草，更行更遠更生 (211; ch. 15)	La autora adapta unos versos de un poema de Li Yu (937-978), gobernante y poeta de la dinastía Tang del Sur durante el período de las Cinco Dinastías. La obra habla de la tristeza que produce la nostalgia de la separación en los siguientes términos: “el dolor que siento por nuestra separación es como la hierba primaveral, cuanto más lejos estás de mí, más crece”. (314; ch. 17)	A pun on the poem “Pure Serene Music” by Southern Tang poet Li Yu, who lived in the tenth century. (210; ch. 14)
8	好，這時候，你不要忘了，古時候有位白先生(西)講過幾句話：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英) (211; ch. 15)	Versos que corresponden al poema “Fude gu yuancuo songbie” (Adiós a los pastos), compuesto por el célebre poeta de la dinastía Tang Bai Juyi. (315; ch. 17)	Excerpt from “Farewells on Grassland” by renowned poet and government official Bai Juyi (Po Chü-i), translated by Hugh Grigg. (210; ch. 14)

No.	《撒哈拉歲月》	<i>Diarios del Sáhara</i>	<i>Stories of the Sahara</i>
9	進門就跪下雙膝，叩頭如搗蒜，不必擔心，這不是程門立雪三百天叫你凍死（214; ch. 15）	Sanmao se refiere a una historia de la dinastía Song (960-1279) que narra cómo Yang Shi y You Zuo, dos estudiosos de los clásicos, fueron a visitar al maestro Chen Yi para que les resolviera una duda filosófica en la que no se ponían de acuerdo, pero al llegar se lo encontraron meditando y se quedaron esperando pacientemente. Tras una larga espera, el maestro se percató de su presencia y los aceptó como discípulos, conmovido por su actitud de respeto. (318; ch. 17)	In the <i>History of Song</i> , Neo-Confucian scholar Yang Shi and a companion visit the Confucian philosopher Cheng Yi. They find Cheng Yi meditating, his eyes closed, and respectfully wait outside the door in the snow. When Cheng finally comes out of his meditation, a foot of snow has gathered about them. (213; ch. 14)
10	你的體力也許已是一一 無邊落木蕭蕭下，但是 你的意志卻是一一不盡 長江滾滾來啊 （219; ch. 15）	Se trata de dos versos del poema «Deng Gao», de Du Fu (712-770), poeta de la dinastía Tang (618-907) (326; ch. 17)	A couplet from the poem “Climbing a Terrace” by renowned Tang poet Du Fu. (220; ch. 14)

引用書目

中文

- 三毛。〈在天之涯「中國飯店」寄自撒哈拉沙漠〉。《聯合副刊》，聯合報，1974年10月6日。《聯合知識庫——全文報紙資料庫》，udndata.com。
- 。〈書摘：撒哈拉的故事〉。《讀者文摘》，1979年3月，頁121-45。
- 。《撒哈拉歲月》。1988年。皇冠文化，2017年。
- 。《永遠的寶貝》，皇冠文化，2018年。
- 三毛家人。〈家人代序。三毛二三事〉。《永遠的三毛》，皇冠文化，author.crown.com.tw/echo/。2020年10月25日讀取。
- 白先勇。《第六隻手指》。爾雅，1995年。
- 何冰等。〈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三毛〉。《永遠的三毛：三十週年逝世紀念》，803期，頁90-97。
- 何曼莊。〈從《撒哈拉的故事》到 Stories of the Sahara：一本書的沙漠旅行〉。《博客來 OKAPI 閱讀生活誌》，2020年3月26日，okapi.books.com.tw/article/13068。2020年12月30日讀取。
- 李月紅。〈三毛作品首次走進西班牙 這位美女翻譯家說是三毛鼓勵了她〉。《浙江新聞》，2018年4月24日，zj.zjol.com.cn/news/924388.html。2020年11月2日讀取。
- 紐馬克（Peter Newmark）。《翻譯教程》。賴慈芸譯，朗文，2005年。
- 陳平。〈惑〉。《現代文學》，第15期，1962年，頁77-80。

陳嗣慶。〈我家老二——三小姐〉。《三毛》，蔡振念編，國立臺灣文學館，2016年，頁131-38。

蔡玫姿。〈汶化中國的譯／義——以蕭麗紅《千江有水千江月》的翻譯個案為例〉。去國·汶化·華文祭：2005年華文文化研究會議，2005年1月8-9日，國立交通大學，新竹市。

鄭名仁。〈漢學家葛浩文的中文〉。《灼見名家》，2020年3月22日，www.master-insight.com。2021年1月5日讀取。

羅茵芬。〈新世代文學女性〉。《誰領風騷一百年：女作家》，世界女記者與作家協會中華民國分會編，天下遠見，2011年，頁318-33。

羅曉瑩。〈探訪清泉——療癒三毛的紅磚小屋〉。《永遠的三毛：三十週年逝世紀念》，803期，2021年，頁112-17。

艾夫斯、李（Mike Ives and Katherine Li）。〈「被忽視的逝者」：「流浪作家」三毛：撒哈拉、愛情和死亡〉。《紐約時報中文網》，2019年10月29日，cn.nytimes.com/obits/20191029/sanmao-overlooked/zh-hant/。2020年12月15日讀取。

西文

Bayo, Manuel. “Entrevista con Sanmao.” *Encuentros en Catay*, vol. 33, 2020, pp. 281-87.

Campos Cañizares, José. “Cuatro dibujos sobre Sanmao (de Manuel Bayo).” *Encuentros en Catay*, vol. 33, 2020, pp. 268-80.

Chang, Luisa Shu-Ying. “Una escritora viajera, soñadora y humana.” *Encuentros en Catay*, vol. 33, 2020, pp. 191-229.

Chen, Echo. “«El vestido de púrpura» y «Noche de teatro»”. Translated by Echo Chen and Manuel Bayo. *Encuentros en Catay*, vol. 33, 2020, pp. 288-310.

Gao Xingjian. *Una caña de pescar para el abuelo*. Translated by Laureano Ramírez, Ediciones del bronce, 2003.

Hurtado, Amparo. *Traducción y traductología. Introducción a la traductología*. Cátedra, 2001.

Liu, Hui-Feng. “Sanmao desde la mirada española.” *Encuentros en Catay*, vol. 33, 2020, pp. 230-67.

Mo Yan. *Cambios*. Translated by Anne-Hélène Suárez Girard, Seix Barral, 2012.

———. *El clan del sorgo rojo*. Translated by Blas Piñero Martínez, Kailas, 2016.

———. *Sorgo rojo*. Translated by Ana Poljak, El Aleph Editores, 1992.

Sanmao. *Diarios de las Canarias*. Translated by Irene Tor Carroggio, :Rata_, 2017.

———. *Diarios de ninguna parte*. Translated by Irene Tor Carroggio, :Rata_, 2019.

———. *Diarios del Sáhara*. Translated by Irene Tor Carroggio, :Rata_, 2016.

Vidales, Raquel. “Sanmao: cuando China amó a España.” *El País*, 29 Oct. 2016, elpais.com/cultura/2016/10/24/actualidad/1477295133_743991.html. Accessed 1 Feb. 2021.

Wei, Hui. *Shanghai Baby*. Translated by Romer Alejandro Cornejo and Liljana Arsovska, Robinson, 2002.

英文

“Alumni Feature: Mike Fu, translator of *Stories of the Sahara* by Sanmao.”

Newsletter. Weatherhead East Asian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sity, 24 Jan. 2020, weai.columbia.edu/alumni-feature-mike-fu-translator-of-stories-of-the-sahara-by-sanmao. Accessed 12 Dec. 2020.

Chen, Echo. “Sahara Story: A Young Asian Woman Discovers a Land of Adventure.” *Reader’s Digest*, Dec. 1980, pp. 121-42.

Gao Xingjian. *Buying a Fishing Rod for My Grandfather*. Translated by Mabel Lee, Flamingo, 2004.

Lefev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Levitt, Aimee. “Howard Goldblatt’s Life in Translation.” *Chicago Reader*, www.chicagoreader.com/chicago/howard-goldblatts-life-in-translation/Content?oid=9260454. Accessed 5 Feb. 2021.

Mo Yan. *Change*. Translated by Howard Goldblatt, Seagull, 2010.

Nida, Eugene A. “Linguistics and Ethnology in Translation-Problems.” *WORD*, vol. 1, no. 2, 1945, pp. 194-208.

———. “Principles of Correspondence.”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edited by Lawrence Venuti, Routledge, 2004, pp.153-67.

Sanmao. *Stories of the Sahara*. Translated by Mike Fu, Bloomsbury, 2019.

Sparks, Stephen. “Translating Mo Yan: An Interview with Howard Goldblatt.”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26 May 2013, 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translating-mo-yan-an-interview-with-howard-goldblatt/. Accessed 5 Jan. 2021.

Teo, Sharlene. Foreword. *Stories of the Sahara*, by Sanmao,
translated by Mike Fu, Bloomsbury, 2019, pp. v-x.

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Routledge, 1995.

Wei, Hui. *Shanghai Baby*. Translated by Bruce Humes, Robinson, 2001.